墨莊漫録/卷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墨莊漫録

◀上一卷

卷八

下一卷▶

宗室令穰大年善丹青，清潤有奇趣。少年讀書，以唐王維、李思訓、畢宏、韋偃，皆以畫得名，乃刻意學之，下筆便有自得。一時賢士大夫喜與之遊，皆求其筆，亦頗厭其誅求，慨然嘆曰：「懷素有云：無學書，終為人所使。」欲絕筆不為，但名已著，終不得已。又善作小草書，小字如蠅蚊，筆遒而法具，諦觀之，目力茫然，皆合羲、獻之體，是又所難也。米元章謂大年作畫清麗，雪景類王維，汀渚水鳥有江湖意。予在京師時，嘗偶得大年所作橫卷《歸田園》，竹籬茅舍，煙林蔽虧，遙岑遠水，咫尺千里，葭蒹鷗鷺，宛若江鄉。蓋大年得意畫也。表舅唐端仲題詩云：「聞君新得小山川，畫手從來郤雍賢。不學農夫焉用稼，若為王子豈知田。我真壟上躬耕客，親見人間小隱天。始識何年京樣熟，菊籬寧似景龍邊。」菊籬景門下景也。後為吳舅順圖取此軸去，今亡於兵火。又有士雷亦妙繪事，嘗於錢德輿次權少卿家見所作《寒溪小雪》橫卷，翎毛竹木，種種皆奇，可亞大年云。

章友直伯益，以篆得名，召至京師。翰林院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，然心未之服，俟其至，俱來見之云：「聞先生之藝久矣，願見筆法，以為模式。」伯益命粘紙各數張，作二圖，即令洗墨濡毫。其一縱橫各作十九畫，成一棋局，其一作十圓圈，成一射帖。其筆之粗細間架疏密，無毫髮之失。諸人見之，大驚嘆服，再拜而去。

熙寧五年，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旁，裴之嫡子戲，誤墮井而死。其妻訴於州，必以謂沉香擠之而墮也。州委錄參杜子方、司戶陳珪、司理戚秉道，三易獄皆同，沉香從杖一百斷放。時陳睦任本路提刑，舉駁不當，劾三掾皆罷。州委秀州倅張濟鞫勘，許其獄具即以才薦，竟論沉香死。故東坡《送三掾詩》云：「殺人無驗終不快，此恨終身恐難了。」其後睦還京師，久之未有所授。聞廟師邢生頗從仙人遊，能知休咎，乃往見之，叩以來事，邢拒之弗答。而語所親曰：「其如沉香何？」睦聞之，悚懼汗下，廢食者累日。釋氏所雲冤懟終不免，可不戒哉！

紹聖初元，東坡帥中山，得黑石白脈，如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，盡水之變；又作白石大盆以盛之，激水其上，名其室曰「雪浪齋」。公自銘有云：「玉井芙蓉丈八盆，伏流飛空漱其根。」時四月二十日也。閏四月三日，乃有英州之命。其後謫惠州，又徙海外，故中山後政以公遷謫，雪浪之名廢而不問。元符庚辰五月，公始被北歸之命，明年夏，方至吳中。時張舜叟守中山，方葺治雪浪齋，重安盆石，方欲作詩寄公，九月，聞公之薨，乃作哀詞，有云：「我守中山，乃公舊國。雪浪蕭齋，於焉食宿。俯察履綦，仰看梁木。思賢閱古，皆經貶逐。玉井芙蓉，一切牽復。」云云。其詞曰：「石與人俱貶，人亡石尚存。卻憐堅重質，不減浪花痕。滿酌山中酒，重添丈八盆。公兮不歸北，萬里一招魂。」「思賢」、「閱古」，皆中山後圃堂名也。

鎮江府兵火之餘，有石一株在瓦礫中，勢如掀舞，色紺而澤，奇物也。上有刻字云：「有唐上元甲子歲，潁川陳良參叨尹延陵獲此石，置西齋之前。銘曰：嵯嵯峨峨，蒼翠其多。是稟混元，非因琢磨。置於庭隅，公退常過。疑乎乃身，居高之阿。後期來者，見茲若何。」其後又有令人刻字云：「皇宋治平丙午歲仲夏晦日，邑令掌文紀於壞垣得之，立於此。」後為都統王候勝所得，移置於所居園中。有一士大夫見而愛之，紿曰：「此本吾家舊物也。先君平昔寶惜之，不意尚存於茲，願復歸我。」王欲許之，有一將校聞之，謂主帥曰：「不可與之，此石上有上元甲子及皇宋治平之語，恐朝廷聞之來取之，當以此意拒之。」王用其說遂止。今按唐之上元甲子，德宗之興元元年也，距今紹興上元甲子三百六十年矣。堅頑閱世如是之久，信乎金石之壽也。

婦人之纏足，起於近世，前世書傳皆無所自。《南史》：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，令妃行其上，曰「此步步生蓮華」，然亦不言其弓小也。如古樂府、《玉臺新詠》，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，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殊麗，又言妝飾之華，眉目、唇口、腰肢、手指之類，無一言稱纏足者。如唐之杜牧、李白、李商隱之徒，作詩多言閨幃之事，亦無及之者。惟韓偓《香奩集》有《詠屧子詩》云：「六寸膚圍光致致。」唐尺短，

以今校之，亦自小也，而不言其弓。

飲席刻木為人，而銳其下，置之盤中，左右欹側，儛儛然如舞狀；久之力盡乃倒，視其傳籌所至，酬之以杯，謂之勸酒。胡程俱致道嘗作詩云：「簿領青州掾，風流曲秀才。長煩拍浮手，持贈合歡杯。屢舞回風急，傳籌向羽催。深慚偃師氏，端為破愁來。」或有不作傳籌，但倒而指者當飲。

木犀花，江浙多有之，清芬漚郁，余花所不及也。一種色黃深而花大者，香尤烈；一種色白淺而花小者，香短。清曉朔風，香來鼻觀，真天芬仙馥也。湖南呼「九里香」，江東曰「巖桂」，浙人曰「木犀」，以木紋理如犀也。然古人殊無題詠，不知舊何名，故張藝叟詩云：「佇馬欲尋無路入，問僧曾折不知名。」蓋謂是也。王以寧周士《道中聞九里香花詩》云：「不見江梅三百日，聲斷紫簫愁夢長。何許綠裙紅帔客，禦風來獻返魂香。」近人采花蕊以薰蒸諸香，殊有典刑。山僧以花半開香正濃時，就枝頭采擷取之，以女貞樹子俗呼冬青者，搗裂其汁，微用拌其花，入有釉磁瓶中，以厚紙冪之；至無花時，於密室中取置盤中，其香裊裊中人如秋開時，後入器藏，可留久也。樹之幹大者，可以旋為盂合茶托種種器用，以淡金漆飾之，殊可佳也。

晁無咎和李秬雙頭牡丹有云：「二喬新獲吳宮怯，雙隗初臨晉帳羞。月地故應相伴語，風前各是一般愁。」

政和間，汴都平康之盛，而李師師、崔念月二妓，名著一時。晁沖之叔用每會飲，多召侑席。其後十許年，再來京師，二人尚在，而聲名溢於中國。李生者門第尤峻。叔用追往昔，成二詩以示江子之，其一云：「少年使酒來京華，縱步曾遊小小家。看舞《霓裳羽衣曲》，聽歌《玉樹後庭花》。門侵楊柳垂珠箔，窗對櫻桃卷碧紗。坐客半驚隨逝水，吾人星散落天涯。」其二云：「春風踏月過章華，青鳥雙邀阿母家。系馬柳低當戶葉，迎人桃出隔墻花。鬢深釵暖雲侵臉，臂薄衫寒玉照紗。莫作一生惆悵事，鄰州不在海西涯。」靖康中，李生與同輩趙元奴及築球吹笛袁陶、武震輩例籍其家，李生流落來浙中，士大夫猶邀之以聽其歌，然憔悴無復向來之態矣。

韓退之《木居士詩》：「偶然題作木居士，便有無窮祈福人。」蓋當時以枯木類人形，因以乞靈也。在今衡州之耒陽縣北沿流三十里鰲口寺，至今人祀之。元豐初年旱暵，縣令禱之不應，為令析而焚之。主僧道符乃更刻木為形而事之，張藝叟南遷郴州過而見之，題詩於壁云：「波穿火透本無奇，初見潮州刺史詩。當日老翁終不免，後來居士欲奚為。

山中雷雨誰宜主，水底蛟龍睡不知。若使天年俱自遂，如今已復長孫枝。」予每憤南方淫祠之多，所至有之，陸龜蒙所謂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，則曰將軍；有溫而願哲而少者，則曰某郎；有媼而尊嚴者，則曰姥；有婦而容者，則曰姑」，而三吳尤甚。所主之神不一，或曰太尉，或曰相公，或曰夫人，或曰娘子，村民家有疾病，不服藥劑，惟神是恃。事必先禱之，謂之問神。苟許其請，雖冒險以觸憲綱必為之；儻不諾其請，卒不敢違也。凡禱必許以牲牢祀謝刲物命，所費不資。禱而不驗，病者已殂，猶償所許之祭，曰弗償其禍必甚。無知之俗，以神之禦災捍患為可，惴惴然不敢少解也。豈獨若是乎？近時士大夫家亦漸習此風。士大夫稍有識者，心知其非，而見女子之易惑，故牽於閨幃之愛，亦遂狥俗，殊可駭嘆。且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，豈有以酒食是嗜？而竊福以饕餮於愚魯之民，豈所謂聰明正直者耶？至於嶽也、瀆也，古先賢德有功於人，載在祀典，血食一方者，吾敢不欽奉之乎？所謂郎者、姑者，安能禍福於忠信之士，吾所未信也，世豈無一狄公為一革之？木居士既為令之所焚矣，彼庸髡者復假托以惑眾，此尤可笑云。

東坡在黃州，而王文甫家東湖，公每乘興必訪之。一日逼歲除，至其家，見方治桃符，公戲書一聯於其上云：「門大要容千騎入，堂深不覺百男歡。」

歐陽文忠公，本朝第一等人也，其前言往行見於國史墓碑及文集諸書中詳矣，予復得四事於公之曾孫當世望之云。嘗載於《瀧岡阡表》。瀧岡阡，蓋歐陽氏松楸壟名也，今不傳於世，惜其遺沒，因識於此。

一云：公於為政仁恕，多活人性命，曰：「此吾先公之志也。」嘗曰：漢法惟殺人者死，後世死刑多矣，故凡於死，非已殺人者多活之。其為河北轉運使，所活二千餘人。先是，保州屯兵閉城叛，命田況、李昭亹等討之不克，卒招降之。既開城，況等推究反者二千餘人，投於八井。又其次二千餘人不殺，分隸河北諸州。事已完，而富相出為宣撫使，懼其復為患，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之。計議已定，方作文書，會公奉朝旨權知鎮府，與富公相遇於內黃，夜半屏人，以其事告公。公大以為不可，曰：「禍莫大於殺降，昨保州叛卒，朝廷已降敕榜，許以不死而招之。八井之戮，已不勝其冤，此二千人者，本以脅從，故得不死，奈何一旦無辜就戮？」爭之不能止，因曰：「今無朝旨，而公以便宜處置。若諸郡有不達事幾者，以公擅殺，不肯從命者，事既參差，則必生事，是欲除害於未萌，而反趣其為亂也。且某至鎮，必不從命。」富公不得已遂止。是時小人譖言已入，富、範勢力難安。既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，將卒有所升黜；譖者獻言富某擅命專權，自作威福，已收卻河北軍情，北兵不復知有朝廷矣。於是京師禁軍亟因大閱，多所升擢，而富公歸至國門，不得入；遂罷樞密，知鄆州。向若擅殺二千人，其禍何可測

也。然則公之一言，不獨活二千人命，亦免富公於大禍也。

二云：公於修《唐書》，最後至局，專修紀、誌而已，列傳則宋尚書祁所修也。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，體不能一，遂詔公看詳列傳，令刪修為一體。公雖受命，退而嘆曰：「宋公於我為前輩，且人所見多不同，豈可悉如己意。」於是一無所易。及書成奏，御史局舊例修書，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，雲某等奉敕撰，而公官高當書。公曰：「宋公於列傳亦功深者，為日且久，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乎？」於是紀、誌書公姓名，列傳書宋姓名，此例皆前未有，自公為始也。宋公聞而喜曰：「自古文人不相讓，而好相陵掩，此事前所未聞也。」

三云：范公自言學道三十年，所得者平生無怨惡爾。公初以範希文事得罪於呂相，坐黨人遠貶三峽，流落累年。比呂公罷相，公始被進擢。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，呂公擢用希文，盛稱二人之賢能，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。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，刻石時輒削去此一節，云：「我父至死未嘗解仇。」公亦嘆曰：「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，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。吾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一人，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範集中，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，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，父子之性相遠如此？」公知潁州時，呂公著為通判，為人有賢行，而深自晦默，時人未甚知。公後還朝力薦之，由是漸見進用。

四云：陳恭公執中素不喜公，其知陳州時，公自潁移南京，過陳，拒而不見。後公還朝作學士，陳為首相，公遂不造其門。已而陳出知亳州，尋罷使相，換觀文，公當草制，自謂必不得好詞。及制出，詞甚美，至云：「杜門卻掃，善避權勢而免嫌；處事執心，不為毀譽而更守。」陳大驚，喜曰：「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，此得我之實也。」手錄一本寄門下客李師中曰：「吾恨不早識此人。」

文忠公又有《雜書》一卷，不載於集中，凡九事，今亦附於此。云：秋霖不止，文書頗稀，叢竹蕭蕭，似聽愁滴。顧見案上故紙數幅，信手學書樞密院東廳。

一云：謝希深嘗誦《哭僧詩》云：「燒痕碑入集，海角寺留真。」謂此人作詩不必好句，只求好意。余以謂意好句必好矣。賈島有哭僧詩云：「寫留行道影，焚卻坐禪身。」唐人謂燒卻活和尚，此句之大病也。近時凡僧詩極有好句，然今人家多不傳，如「馬放降來地，雕盤戰後雲」，「春生桂嶺外，人在海門西」。今之文士，未必有如此句也。學書勿浪書，事有可記者，他時便為故事。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，不獨詩爾，其餘文字盡

然。

二云：漢之文士，善以文言道時事，質而不俚，茲所以為難。往時作四六者，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，主炫博而不思，述事不暢。近時文章變體，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，委曲精盡，不減古人。自學者變於為文，殆今三十年，始得斯人，不惟遲久而後獲實，恐此後未有能繼者耳。自古異人間出，前後參差不相待。余老矣，乃及見之，豈不為幸哉！

三云：「空梁落燕泥」，未知警絕，而楊廣不與薛道衡解仇於泉下，豈荒煬所趣，止於此耶？「大風起兮雲飛揚」，信是英雄之語也。若「漠漠水田飛白鷺，陰陰夏木囀黃鸝」，終非己有，又何必區區於攘竊哉！

四云：作字要熟，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，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，然患少暇，豈若以樂處當不足耶？書十年不倦當得名，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，萬事莫不皆然。有以寓其意，不知身之為勞也；有以樂其心，不知物之為累也。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，而有為物所樂之心。

五云：自蘇子美死後，遂覺筆法中絕。近年君謨獨步當世，然謙讓不肯主盟。往年余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溯急流，用盡氣力，不離故處。君謨頗笑，以謂能取譬。今思此語已十餘年，竟何如哉？

六云：學書費紙，猶勝飲酒費錢。曩時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：「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。」文康太原人，世以晉人喜嗇而資談笑，信有是哉！吾年向老，亦不欲多耗用物，誠未足以有益於人。然衰年誌思不壯，於事少能快然，亦其理耳。

七云：蕭條淡泊，此難畫之意，畫者得之，覽者未必識也。故飛走遲速，意近之物易見而；閑和嚴靜，趣遠之心難形。若乃高下向背，遠近往復，此畫工之藝爾，非精鑒之事也。不知此論為是否。余非知畫者，強為之說，但恐未必然也。然自謂好畫者，必不能知此也。

八云：介甫嘗言夏月晝睡，方枕為佳。問其何理，云：「睡久氣蒸枕熱，則轉一方冷處。」然則真知睡者耶？余謂夜彈琴惟石徽為佳，蓋金蚌、瑟瑟之類，皆有光色，燈燭照之則炫耀，非老翁夜視所宜，白石照之無光，於目昏者為便。介甫知睡，真懶者。余知徽，直以老而目暗耳。余家石徽琴得之二十年，昨因患病，手中指拘攣，醫者言惟數運動，

以導其氣之滯，謂惟彈琴為可，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諸曲。物理損益相因，固不能窮，至於如此。老莊之徒，多寓物以盡人情，信有以也哉。

九云：唐之詩人類多窮士，孟郊、賈島之徒，尤能刻琢窮苦之言以自喜。或問二子其窮孰甚，曰：閬仙甚也。何以知之？曰：以其詩見之。郊曰：「種稻耕白水，負薪斫青山。」島云：「市中有樵山，我舍朝無煙。井底有甘泉，釜中乃空然。」蓋孟氏薪水自足，而島家柴水俱無，誠可笑。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。其餘林翁處士，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，若「雞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」，則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，見於數字之中。至於「野塘春水漫，花塢夕陽遲」，則春物融怡之情和暢，又有言不能盡之意，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？往在洛時，嘗見謝希深誦曰：「縣古槐根出，官清馬骨高。」希深曰：清苦之意在言外，而見於言中。又見晏丞相常愛「笙歌歸院落，燈火下樓臺」。晏公曰：世傳寇萊公云：「老覺腰金重，慵便枕玉涼。」以為富貴，此特窮相者耳。能道富貴之盛，則莫如前句，亦與希深所評者類耳。以二公皆有情味而喜為篇詠者，其論如此。

右永叔所書九事，頃在京師貴人家見之。書之字畫清勁，多柳誠懸筆法，愛而錄之。然其間稱「馬放降來地」及「春生桂嶺外」之句，並論嚴維「柳塘春水漫」、溫庭筠「雞聲茅店月」之工，與夫賈島哭僧之誚，皆已載於《詩話》中。及晏元獻評富貴之句，亦見於《歸田錄》，但其言或不同，故不敢刪削，並錄之云。

何薳子楚作《春渚紀聞》云：《關子明易傳》、《李衛公對問》，皆阮逸著撰。予考之《唐・藝文志》及本朝《崇文總目》，皆無之，子楚之言或然也。又云：《龍城記》乃王銍性之作，《樹萱錄》劉燾無言作。予謂性之之偽作《龍城記》果不誣，而《樹萱錄》《唐書・藝文志》小說類自有此名，豈無言所作也？此書所載諸事近於寓言，而諸篇詩句皆佳絕，蓋唐人之善詩者為之。如「江聲兼小雨，暝色入啼猿」，「藕隱玲瓏玉，花藏縹緲容」，「紅樹醉秋色，碧溪彈夜弦」，「網斷蛛猶織，梁空燕不歸」，皆警絕非近人所能也。